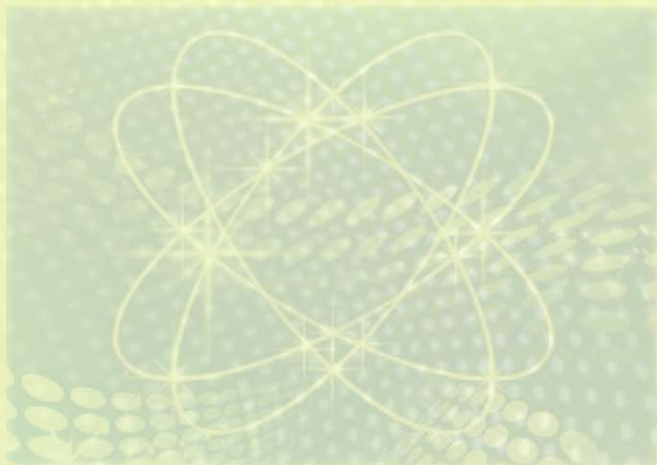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第九卷

姚家余 主编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刘秀.....	1
---------	---

光武中兴，丰功伟业，帝王如刘秀者有几人？耳不听郑音，手不持玩物，不讳言“百姓怨气满腹”，下诏责己，明君如刘秀者有几人？笃信图谶，轻信幸臣，刘秀也终不能免。为人君者，皆如此乎？

班超.....	101
---------	-----

投笔从戎，古来佳话，人皆知其为班超。而从班超身上，人们应想到一些什么，汲取一些什么，仍是值得一想的。

邓绥.....	138
---------	-----

古来贤后，母仪天下，她是少有的业绩昭著者。她的名字，少为人知；十六年执政，更少为历史学家提及。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呢？

曹操.....	210
---------	-----

疑冢七十二，阿瞒埋骨何处？
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。”阿瞒心真无愧怍，出此快语？
治世能臣，乱世枭雄。阿瞒奉汉不称帝，汉帝何如？英雄奸雄，史笔难评。

刘秀

光武中兴，丰功伟业，帝王如刘秀者有几人？耳不听郑音，手不持玩物，不讳言“百姓怨气满腹”，下诏责己，明君如刘秀者有几人？笃信图谶，轻信幸臣，刘秀也终不能免。为人君者，皆如此乎？

公元前6年，汉哀帝继位，年号建平元年。强大的西汉王朝经历了文景之治，出现了武帝空前强盛的局面之后，逐渐走了下坡路。宣帝、元帝、成帝时代，外戚、宦官专权，统治集团内部互相争斗，朝政日非，社会矛盾加剧。大地主兼并土地，广大农民流离失所。到此时，高祖刘邦打下的江山，已是大厦将倾、风雨飘摇了。

这年还算风调雨顺，庄稼稔熟。山东济阳县竟有一棵嘉禾长了九个穗。济阳县令刘钦一边端详着农民送上的九穗禾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：“一禾九穗，天下少有，吉兆！吉兆！”沉吟片刻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对站在一旁，身怀六甲的夫人樊氏说：“嘉禾奇秀，是好兆头，咱们的孩子生下后，就叫‘刘秀’吧！”樊氏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几个月后，十二月甲子夜，刘秀就降生在济阳县舍宫后殿。说来也巧，正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，忽有赤光照耀室中。听到稳婆的描述，刘钦颇觉诧异，忙请来卜者王长，占卜后，王长满脸堆笑而又略带几分神秘地说：“此兆吉不可言！”刘钦听罢，又惊又喜，送走卜者后，反复思量，将信将疑，总觉猜不出个中奥秘：“莫非我们刘家要恢复祖宗的门第了？”

原来，刘钦是当朝皇帝的同宗，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。后来，家道衰微，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刘发之子刘买不习惯长沙湿热天气，举家迁到南阳春陵，被封为春陵节侯。刘买之子刘外，未袭侯爵，只任郁林太守。刘外之子刘回是钜鹿都尉。而刘回的两个儿子——刘钦、刘良，都只做了年俸五六百石的县令。

想到家道可能会有转机，刘钦夫妇心中十分高兴。然而，几年过去，家境并未好转，而刘钦竟在刘秀九岁那年病故于南顿县县令任上。汉代县令俸禄低微，平日不善搜刮的刘钦，除置了一些田产外，并无多少积蓄。这时，刘秀还有两个哥哥——刘、刘仲，两个姐姐和一个

妹妹——刘黄、刘元和刘伯姬。刘秀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三，字文叔。母亲樊氏带着六个孩子靠农耕勉强度日。刘秀也跟着兄长下田耕种。不久，在萧县任县令的叔父刘良，把刘秀接至家中，让刘秀读了几年书。

少年时代的刘秀是勤劳的，在叔父家，每日读完书，也要帮大人种田、喂牲畜。十四岁时，他回到家中，更是终年辛劳于稼穡。长期的劳作，使刘秀身体魁伟健壮，各种农活无不通晓。他为人又很忠厚老实。这方面与从小支撑家业，经常与社会打交道的大哥迥然不同。刘性格豪爽、刚毅而又有大志，喜欢交结天下豪俊。刘常讥笑刘秀说：“你就知道天天下地干活，眼光就是那点家业，你家业置得再大，顶多不过是高祖之兄罢了，能有多大出息？”原来，刘很像刘邦年轻时，整天游游荡荡，不务正业，专好交结朋友，被其父骂作无赖。在刘眼中，刘秀和刘邦的哥哥一样，只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土财主罢了。其实，刘秀也是心怀大志。有一次，姐夫邓晨带刘秀一起去朋友蔡少公家做客，蔡少公精通图谶学，很会相面，他看过刘秀之后，便对众宾客说：“刘秀当为天子。”当时，正值王莽篡汉之时，王莽杀了汉平帝，立孺子婴，自己摄政，不久又称假皇帝，即代理皇帝。一时，天下议论纷纷。很多人都认为皇帝应由刘姓做。蔡少公这么一说，大家自然想到当时位居国师公高位的刘秀。席间，纷纷议论起这位国师公来。没想到，年仅十几岁的刘秀却突然大声说：“刘秀当为天子，诸位何以见得非为仆也？”大家愣了一下，才想起眼前这个满脸稚气的孩子也叫刘秀，于是都大笑起来。看着刘秀出语不凡，姐夫邓晨心中一阵暗喜。

可是刘秀深知，在这政局动荡的年代，要想有所作为，成就大业，仅凭在叔父家受的启蒙教育是不行的，必须出外闯荡，拜师求学。于

是，在王莽称帝的天凤年间，二十岁出头的刘秀告别了家人，来到了长安。他无心流连都城繁华的市井，径直投奔到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，中大夫许子威门下，攻读《尚书》。

在长安期间，适逢王莽拟古改政，重铸铜钱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粮价飞涨。眼看带来的盘缠用不多久了，刘秀便与同窗韩生商量，二人共同凑钱买了头驴，让自己的仆人牵到街上出租拉脚，就这样，总算是坚持将《尚书》学完。政局动荡，京城学子纷纷散去，刘秀也回到了家乡。但是，在京求学使他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胆识，并且交结了一些同窗学友，常常在一起议论国事。

王莽称帝“改制”，并没有缓解西汉末年日趋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大批农民破产，奴婢流民数量猛增等尖锐的社会矛盾。相反，由于官商勾结，巧取豪夺，农民负担不断加剧。多次币制改革，造成了社会经济极大混乱，加上连年旱灾、蝗灾，使严重的饥荒更为加重。后来米价竟暴涨到一石米值五千乃至一万钱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民暴动此起彼伏；各地官僚地主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；而被王莽新朝废黜的刘氏宗族也乘机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帜。

天凤三年(16年)，荆州爆发由王匡、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。

天凤五年(18年)，爆发了琅人樊崇领导的赤眉起义。

地皇三年(22年)，绿林军分兵两路，一路由王常、成丹率领，西入南郡，叫下江兵；一路由王匡、王凤、马武率领，北上南阳，称新市兵。这年七月，平林人陈牧，廖湛等人率众起义，号称平林兵。

走投无路的农民如一片干柴，一经点燃，顷刻成燎原之势，各支起义军很快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、几万人。

就在这年，南阳地区旱灾严重，过去一些依附于豪强地主的门人宾客也相继失去了衣食之源，不少以打家劫舍、掠抢偷盗为主。刘家交结的宾客自然也不例外，因此，触犯了刑律，遭到官府的通缉。刘秀闻知自己受此牵连，也在官府缉拿之列，便逃离家乡，来到新野县，住在姐夫邓晨家中。

姐夫家有个同宗亲属，其家有个女儿叫阴丽华，自幼天生丽质，聪慧过人。她的弟弟经邓晨介绍，成为刘的好友。亲戚朋友在一起闲谈时，常说起阴丽华的美貌和贤淑。刘秀对她早有耳闻，并十分爱慕。长安求学时，刘秀在街上看到了威风凛凛的“执金吾”（手执“金吾”棒巡视街市的官员）后便发誓：“仕宦当做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每当家人要给刘秀提亲，刘秀总是以此推托，故二十六七岁，尚未成家。这次住在姐夫家，恰好离阴家不远。一天，二姐刘元和姐夫邓晨对刘秀说：“三弟，今天就不要远走了，一会儿，阴家小姐来做客。”“是阴丽华小姐吗？”“是你心上人！”闻此喜讯，刘秀真觉得比喝了蜜还甜。不久，这位阴小姐果真在人陪同下来到邓家。虽然刘秀早已听说其美，并且几年来常常于心中想象其姿容，但见面之后，仍然暗自惊喜。这阴小姐年方十九，亭亭玉立，螭首蛾眉，桃脸杏腮，朱唇皓齿，二目流光，未语先笑，仪态大方，好一副玉质金相。真是比想象还要美的绝代佳人！这刘秀只顾看阴小姐的美貌，一时竟忘了说什么。“我家三郎早就说‘仕宦当做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’，现在见到阴小姐，怎么连话语也不说呢？”二姐刘元一句玩笑，说得刘秀、阴丽华二人满脸通红。这阴小姐早从弟弟阴识那里听说刘秀为人忠厚而善于稼穡，后又求学长安，颇有抱负，而且对自己一往情深，心中也早有几分意思。如今又见刘秀身材魁伟，方面大耳，隆准丰颐，黑眉之下，二目炯炯有神，更是顿生爱慕之意。刘秀趁机对阴小姐说

道：“小姐貌若天仙，聪慧过人，若能屈就，真是小生的福分、刘家的光彩。不过小生不才，身为布衣，家道衰微，眼下又牵连狱案，官府正在追缉，虽说当局暴政无道，小生自己并无罪过，但将来是福是祸，尚难逆料。若耽误了小姐前程，小生实在是于心不忍，还望小姐三思。”听刘秀一番话语，真诚恳切，阴丽华更是坚定了爱慕之心：

“刘郎言重了，尊族为高祖之后，皇室同宗，刘郎为人坦诚，忠厚老成，善于治家，又心怀大志。眼下王莽无道，天下大乱，群雄纷起，相信刘郎将来必定大有作为。小女无才无德，只怕将来，刘郎成就大业，早就将小女忘置脑后了。”“小姐千万勿虑，黄天作证，刘秀若能得阴小姐为妻，终生不敢怠慢！”就这样，二人订下了婚事，酒饭后，刘秀自驾马车，将阴小姐等送回家中。自阴家返回时，刘秀竟高兴得忘乎所以，驾着车跑到一家酒店喝起酒来。边喝边自语：“我刘秀真是三生有幸呀！”结果，被捕差认出，抓进狱中。

刘元、邓晨在家听说三弟被抓，十分着急，连忙打点钱物去通融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刘秀赎出。从此之后，刘秀不再喜酒。

新野不好久留，刘秀便向二姐借了些钱，到宛城去贩谷为生。

一天，正在谷市交易，忽觉有人在背后拍其肩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哥哥刘的朋友李轶。寒暄过后，李轶说：“这里不是谈话之处，请到舍下一叙。”刘秀推辞不过，将生意交付仆人。二人一起来到李轶家中。原来，李轶从兄李通之父李守好星历、谶记，被王莽任做宗卿师，专管王莽家族事务。他见各地起义纷起，预料王莽新政权不会太长久，而汉家天下，有可能恢复，便对儿子李通说：“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”李通曾做过五威将军的从事，补过巫县县丞，很有才干。也因政局不稳，辞官在家。家中殷实，富豪一方。此时他很想借刘室影响步履青云。此前，正好王匡、王凤带领的新市兵来的南阳一带，

平林陈牧等人起兵响应。宛城一带，人心浮动。这天李轶对李通说：“今四方扰乱，汉当复兴，南阳宗室，独刘伯升兄弟有胆有识，交际广泛，有号召力。可与之共谋大事。”李通笑着说：“你说的正合吾意，听说刘秀就在市上贩谷，何不请来共图大事？”刘伯升是刘的字，李轶、李通早已与刘交结为友。就这样，李轶、李通将刘秀请到家中，兄弟二人将“刘氏当兴，李氏辅之”的谶语说后，建议共同举兵。刘秀初不敢当，但心想：大哥刘平素交结四方豪俊与侠义之士，在乡里颇具号召力，又敢做敢为，定是举大事的人才。王莽倒行逆施，天下怨恨，当今政局动荡，群雄并起之时，何不独树一帜，兴复汉室呢？于是便与二李商议起来。

李通说：“再过些日子就到立秋了，立秋那天正是材官都试骑士日，那天前队大夫甄阜和属正梁丘赐必定到场，我们埋伏下人，劫持甄、梁二人，以此号令大众。”原来这王莽将南阳改名为前队，设大夫主管，相当于太守。而属正是州中主管军事的都尉。听李通之计，二人都觉可行。刘秀忽然想到，通父李守尚在长安为官，便问：“咱们举义，令尊宗卿师将如何？岂不受累？”李通说：“已有安排了。”刘秀这才放心。这天，李轶陪刘秀返回南顿县舂陵乡家中，向刘、刘仲等通报。

刘早就想起事，不过苦于未得时机，听三弟说此，十分高兴，毅然决定举兵起事。刘对人说：“真没想到三弟这个书生秀才也要造反了！”

刘当即将乡里诸豪杰召集来商议说：“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，今枯旱连年，兵革并起，此正为天亡王莽之时，愿吾等共举大义，起兵讨莽，复高祖之业，定万世之秋！”众豪杰同声响应。于是，分遣亲信到附近各县动员起兵。刘则自己召集刘姓及舂陵诸家子弟。听说要

起兵造反，这乃是满门抄斩之罪，诸家子弟皆恐惧，又不敢反对，于是纷纷藏匿起来。说什么刘伯升自己不要命，还想让我们一起掉脑袋。可是，一两天后，人们看到刘秀也竟然头戴将军帽、一身绛色戎装，出出入入忙着张罗车马、兵器，都吃惊地说：“温谨忠厚的人也都要造反了！”原来他们一向认为刘是个豪强游侠，不能安分，因此造反纯粹是胡闹。没想到他们一向认为敦厚忠谨的刘秀也要造反，这才相信此举可行。于是稍稍自安。逃走、藏匿的纷纷回来。很快，聚集了子弟兵七八千人。刘部署宾客，按行伍部曲一一组织起来并自称“柱天都部”。意思是像擎天柱一般的都统。这时，刘秀助兄起义，年已二十八岁。

再说李通在家派人密告远在长安的父亲李守。没想到报信人中途暴病身亡，待李守得知此事时，已被官府发觉，难以逃脱了。就这样李守及在长安家属全被斩，南阳官府下令通缉李通，李通只身逃跑，其兄弟及门宗六十四人皆被诛杀并焚尸于宛市。

刘得知与李通立秋起义一事败露，便遣族人刘嘉前往新市兵、平林兵处联络，共同举兵。两军统帅王凤、陈牧欣然同意。于是共同西击长聚乡。战前，战马很少，刘秀就骑着牛与官军厮杀。直到杀了新野县尉后，刘秀才获战马，并将前来镇压的湖阳县县尉杀掉。这一带多富豪人家，起义军一路杀豪强，掠财物。这天，刘秀正在与几个宾客商议下一步如何行动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卫士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，起义军内部有人反叛。刘秀赶紧来到大门口，只见几百名起义士兵围在门口与卫士争吵。“诸位弟兄，我是刘秀，有话好讲。”“咱们共同起兵，凭什么财宝全让你们刘家子弟分去？”“不干了！”“不把财宝交出来，咱们就拼了！”刘秀一看，院内刘家子弟各个身上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，心中不由大怒。这还得了，刚刚起兵，

就因分财而内讧，何以成大事？于是立即将刘家几个首领叫来，当众训斥一顿，并命令说：“咱们与诸家兄弟共同举兵反王莽暴政，安能先掠取财物为己所有？快，叫所有刘家人一律将所掠财物交到这里，否则军法从事！”不一会儿，刘秀家族的子弟一个个蔫头耷脑地将所抢掠的财物一包包、一件件扔到大门口，顷刻便堆起一座小山。刘秀吩咐管家道：“把这些财物统统分给各家弟兄！”带头闹事的见此情景，都觉得不好意思，推让起来。最后，还是按刘秀吩咐，将财物分给各家子弟。“刘秀真够义气，够朋友，就凭这个，咱们豁出命，也跟他造反！”就这样，一场将要发生的内讧平息下去了。刘得知此事后，在刘氏族人会上大加赞扬刘秀此举。刘秀的威信一下子在起义军中树立起来了。

起义军接着攻下棘阳县城并准备进攻宛城。当行进到距宛城南四十里的小长安时，中了甄阜、梁丘赐的埋伏。当时，天下着大雾，起义军毫无防备，伏兵突起，将逶迤的起义军队伍分成几截，团团围住，起义军顿时大乱，首尾不得相顾。刘秀斩杀了几个伏兵后，抢过一匹战马，飞身跨上，夺路而走。行不多远，忽见妹妹刘伯姬正和一个伏兵格斗，刘秀一刀劈了那个伏兵，一把将伯姬抱上马来，二人共骑一马而奔。走了没有多远，又见二姐刘元满身是血，一瘸一拐地在跑。“二姐，快上马！”刘秀勒住马叫道。“不行，一马骑不了三个人，你们快走吧！”“二姐，追兵来了，快上马和我们一起走！我们不能把你扔下！”“三弟，快走！我已经不行了，别为我都死在这里！”说话间，十几个追兵已到，刘秀赶忙拍马而奔。刘元在与追兵格杀战死，藏在路边的三个女儿也被杀死。在这次战斗中，刘秀二哥刘仲以及刘家宗族有几十人被害。

刘、刘秀等收拾残兵退回棘阳县据守。甄阜、梁丘赐得胜后，将辎重留在蓝乡，带领十万精兵南渡潢淦河，直抵水。甄阜命大军在两水之间扎营，并令士兵拆掉潢淦河上的桥，以示无后退之心，决计在此与起义军大战一场，彻底平息新市、平林和刘三支起义军。

出师不利，大军临境，形势危急，棘阳城内人心惶惶。新市、平林两军表示准备各自散去。刘、刘秀心中十分着急。正当此时，听说一支五千余人下江兵开到附近的阳县宜秋乡，于是刘、刘秀及李通便去拜访下江兵营，与下江兵代表王常商议联合之事。王常深为刘的才气胆识所服，便说服了下江兵将领成丹、张等，将五千人马开进棘阳。四支起义军聚会一起，军心大振。刘命令杀猪宰羊，犒劳全军将士，又与各路军将领立下盟约，戮力同心，共讨王莽，兴复汉室。一面让士兵休假三天，一面重新组织部队，将军队分为六部。十二月三十日，除夕之夜，起义军偷袭蓝乡，尽获甄阜、梁丘赐军屯留的粮草辎重，全部运回棘阳。一时，士气高昂。

大年初一，刘见时机已到，于是一鼓作气，与甄、梁决战。当即发兵，直扑甄、梁军营。这天甄阜、梁丘赐因除夕夜宴多喝了几杯，直到上午才醒，忽闻蓝乡战败，辎重尽失，急得顿足捶胸。部下又报刘部及下江兵前来攻营，仓皇失措，连忙出战。结果军心大乱，而起义军个个如饿虎扑食，甄阜军一击即溃，甄阜、梁丘赐等夺路而逃，起义军乘胜追杀。甄阜、梁丘赐等逃至潢淦河前，因桥已拆除，有的逃兵们已不顾死活，投入水中，剩下的尚在徘徊，刘大军赶上，将阜、赐斩杀。这一仗，起义军共杀敌军二万余人。

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、秩宗将军陈茂得知新市、平林、下江及刘汉军合一，甄阜、梁丘赐战死，不觉大惊，料知宛城危急，连忙带大军开赴宛城。刘听说后，便对四军首领说：“宛城南阳城坚池深。位

居要冲，乃兵家必争之地，若严尤、陈茂先行至宛城，与宛城守军合一，不但难攻。而且于我大不利，必先除之。”于是命大军立即前去截击，两军在滑阳城下相遇。起义军刚刚大胜，士气正高，无不奋勇争先，将严尤、陈茂军打得大败而逃。刘带领起义军围住了宛城。

这时，诸路兵马已有十多万人。而各地小股义军还在不断前来投奔。各路将领商议，这么多军队，没有一个统一指挥，如群龙无首，应马上立帝为统帅。大家感到既然要铲除王莽、兴复汉室，还是应立刘氏才能孚众望。立谁呢？南阳豪杰及下江兵首领王常等都主张立刘为帝；而新市、平林首领王匡、王凤、朱鲋、陈牧、廖湛等不习惯于严明的军纪，喜欢烧杀抢掠，放纵淫乐，害怕刘威明，觉得应选一个较懦弱的人做个傀儡以便控制。于是他们选定平林军中的更始将军春陵戴侯曾孙刘玄为天子。定下之后，王匡等召刘谈出决定。刘说：“承蒙诸将军爱顾，立我刘氏宗室为主，此意甚厚！我刘十分感激。然而，当今赤眉军起义于青州、徐州一带，已有数十万人马，如果他们听说咱们起义军从南阳的宗室中策立了天子，恐怕他们也将青徐一带的宗室中另立天子。这样，王莽未灭而刘氏宗室就相互矛盾，相互攻伐，这肯定会使天下人疑虑而自损实力。非破王莽之上策也，今春陵距宛城三百里，尚未攻克，即急于立帝，使后人得乘我敝。这决不是善策，不如暂时称王而不称帝。有了王，也足以统辖诸将，如果赤眉军所立者贤能，大家都投奔到他，他也不会夺我们的王位；若赤眉无所立，待破莽之后，降服了赤眉军，然后再举尊号称帝，也不算晚。”刘一翻话入情入理，诸将大多都说是个好主意。眼看刘又占上风，下江兵将领张恼羞成怒，拔剑击地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今天立刘玄为帝之议，不能改变！”刘一看，怕把事弄僵了，只好沉默不语，其他诸将，也都同意了。

二月朔日就在水边沙滩上设坛场，举行刘玄即皇帝位大典。刘玄本是个无能之辈，这天登上坛台，南面而立，向下一望，群臣分列坛下，黑压压一片，心中一慌，背好的几句话竟忘得一干二净，举着手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，张口结舌，羞愧得满脸流汗。最后不得不由主持典礼的人打圆场。随后宣布大赦，改元为更始元年。以族父、刘之叔刘良为国三才，封王匡为定国上公，王凤为成国上公，朱鲋为大司马，刘为大司徒，陈牧为大司空，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，其余诸将也分别封为九卿、将军。

刘玄立为帝后，诸豪杰大失所望，多以为南阳宗室中，首倡大义者是刘兄弟，宗室惨遭官军杀戮最多，反抗王莽最坚决者也是刘兄弟，而就才智谋略而言，刘玄更远非刘兄弟可比，因此大多不服气。

三月，刘秀与王凤等诸将带兵攻占了昆阳、定陵、郾城等地。

王莽得知严尤、陈茂兵败，刘玄立为更始皇帝，王凤、刘秀等攻破昆阳等地，心中十分恐慌，忙遣司空王邑飞驰传令，与王寻共发各地兵马四十三万，号称百万，全力平定山东之乱。又征召通晓兵法的能人，共得六十三家数百人，调他们到军中做参谋；还招募猛士，选练武士。当时，有一名叫巨无霸的巨人，身高一丈，专能役使猛兽。王莽任命他做垒尉，驱赶着一些老虎、豹子、大象、犀牛作大军前驱，一路上张牙舞爪，耀武扬威。大军东行，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

五月，王寻、王邑大军南出颍川，与严尤、陈茂军会合，直扑南阳。说起这严尤，与刘秀倒有一面之交。原来在刘秀起兵前两年，为了替季父已故的舂陵侯刘敞家打官司，曾找过当时任大司马的严尤。当时，宛人朱福为其舅打官司也要找严尤。二人在半路遇到严尤坐车回府，便拦车告状。严尤停下车，只跟刘秀说话，始终未看朱福一眼。

二人回来后，刘秀还与朱福戏语说：“严公可曾看了您一眼吗？”时隔一年多，严尤对刘秀仍然印象很深。这时昆阳城内有些偷逃出城投降严尤军的人，严尤便询问他们城中情形，说到刘秀，这些人说，刘将军不取财物，但会用兵善计策。严尤笑着问：“就是那个美须眉者吗？怎么也造反了呢？”由此对刘秀更为留意。

起义军诸将见王寻、王邑兵多将广，来势汹汹，都不敢上前迎战，反退回昆阳城内，一个个惶惧恐怖，怕再也见不到家中妻儿老少了，于是主张赶快分散，回到各自的县城，避开王莽大军。刘秀坚决反对，他对诸将说：“现在我方兵马、粮食都少，而外寇强大，我们只有并力御敌，才有希望保住昆阳，立下战功。若分兵各县，势必被王莽大军各个击破。况现在我兄刘带兵围攻宛城未下，战事吃紧，不可能前来救助。昆阳要是被攻下，其他诸部，一日之间就会被敌军消灭。惟一的出路就是坚守昆阳，击破眼前这支寇军。现在你们各位不同心协力，共举功名，却只想回家守住妻子财物，请问，你们守得住吗？”王凤等各位大将平时一个个强悍粗犷，根本看不起儒雅敦厚的刘秀，何况他才是个“偏将军”。没想到，大敌当前，却被刘秀一顿叱责，一个个恼羞成怒，可又说不出道理，只是叫嚷：“刘将军你怎么敢这么说话？”刘秀冷笑几声，起身欲走，正好探马回来报信说：“王莽大兵将到城北，军阵绵延数百里，不见其尾。”听得此讯，诸将更是大惊失色，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。此刻欲逃都来不及了。看看只有刘秀镇定自若，于是互相商量：“还是再请刘将军想想办法吧！”刘秀对大家说：“诸公且莫惊慌，如今城中虽只有八九千守兵，但昆阳城坚池阔，敌兵立足未稳，暂时还可相持数日。但城中粮草不多，现派人速去定陵、鄢县招集兵马，从敌后夹击，或许可破敌围兵，现在谁能突围出城去招援兵呢？”诸将听后点头赞同，却对刘秀最后一问，

个个面面相觑，无人应声。都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你就指挥分派吧！”刘秀扫视了一下诸将，多数都低下了头，只有李轶眼中略有应允神色，便说：“守城为重担，就请成国上公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昆阳，我与五威将军李轶出城求援。”于是，当夜与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。刘秀等刚刚上路，王寻、王邑的大军就把南门围住了。李轶等大声说：“多亏太常将军当机立断，再晚一刻，我们就不出来了。”

当时，王寻、王邑大军围住昆阳后，严尤说：“昆阳虽小，城郭坚固，一时难以攻下。况且也非乱军主力。当今潜称皇帝假号令者刘玄正在宛城之下，应迅速派大军直逼宛城，刘玄一定闻风逃窜。宛城的乱军一败，昆阳不攻自破。”王邑却说：“我先前为虎牙将军，围攻叛贼翟义，就因没有先擒他，便遭诘责，如今我将百万之众，遇一小小昆阳城，如不能攻下，倒绕城而去，这怎么能显示出大军的威风呢？我定要先屠此城，踏血而进，前歌后舞，岂不快哉！”于是，几十万大军将昆阳围了数十重，军营一百多座，钲鼓之声几十里之外便可听到。大军攻打昆阳，下面挖地道，上面用冲车撞城。同时，从城外用硬弩向城中射箭，城中箭下如雨，以致外出汲水，都要背着门板。王凤等心惊胆战，多次乞降，王寻、王邑就是不答应，非要血洗昆阳。自以为大功在即，得意得很。严尤劝王邑说：“《兵法》上讲，‘围城为之阙’，吾军围昆阳亦宜留有缺口，免得城中拼死决斗。再说城中之贼兵能逃出一些，也可使宛城的更始闻风恐惧。”王邑还是不听。

就在二王大军围攻昆阳之时，刘所率大军经过几个月的围困，终于迫使守敌投降了。二王没有采纳严尤之策，分兵救助已被围困几个月的宛城，结果城中粮尽，举城投降。起义军进占宛城，并以之为都城。

再说刘秀到鄆城、定陵，将各营兵马统统调出。有些将领贪惜财物，想分兵守之。刘秀毅然地说：“今若破敌，珍宝财物，何止万倍于此，并且灭王莽之大功可成；如果为敌所败，咱们的脑袋都得搬家，要这些财物又有何用？”诸将这才忍痛割爱，将所属部队，悉尽调发。跟随刘秀前往援救昆阳守军。

六月初一，刘秀调发的各路援军抵达昆阳城外。刘秀亲自率领一千多步兵、骑兵，在离王莽大军四五里处摆开军阵。王寻、王邑根本没有把这一千多人放在眼里，只派了几千人与刘秀作战。阵前，刘秀怒目圆睁，一马当先，挥刀冲入敌阵，左劈右砍，连斩敌兵数十个。诸将见此景不禁大喜，都高兴地说：“刘将军平生见小敌胆怯，如今见大敌却这样英勇无畏，真是神奇呢！咱们赶快冲上前去，助刘将军一臂之力！”于是一拥而上，刘秀又杀进敌阵。王邑、王寻手下之兵个个心惊胆战，急忙后退。不一会儿，诸将已斩杀敌兵数百人，莽军连连败退。见敌如此不堪一击，起义军将士个个愈战愈勇，无不以一当百。

初战告捷，士气大振。这时，刘攻下宛城已三天了，可是辗转于鄆城、定陵、昆阳之间的刘秀还不知道。刘秀心想，自己调发来的这两万来人与四十万大军相比，仍然微不足道，怎么能迷惑敌军呢？他心生一计，连忙写一书信，上云“宛下援军，即刻到达”等语。假装派人送往城中，却又装作将此书信丢失，让莽军拾去。王寻、王邑见此信，不知是假，顿时增加了几分忧惧。刘秀与三千名敢死队员从昆阳城西渡水直冲莽军主帅所在的中军。王寻、王邑自恃几十万大军在侧，根本没把这几千造反的农民看在眼里，亲自带领万余人列下行阵迎战，但顾虑宛下援兵可能击其两翼，因此严令诸营将领皆按部，不得擅自行动。可没想到，这万余人却根本不敌刘秀那愈杀愈勇的三千